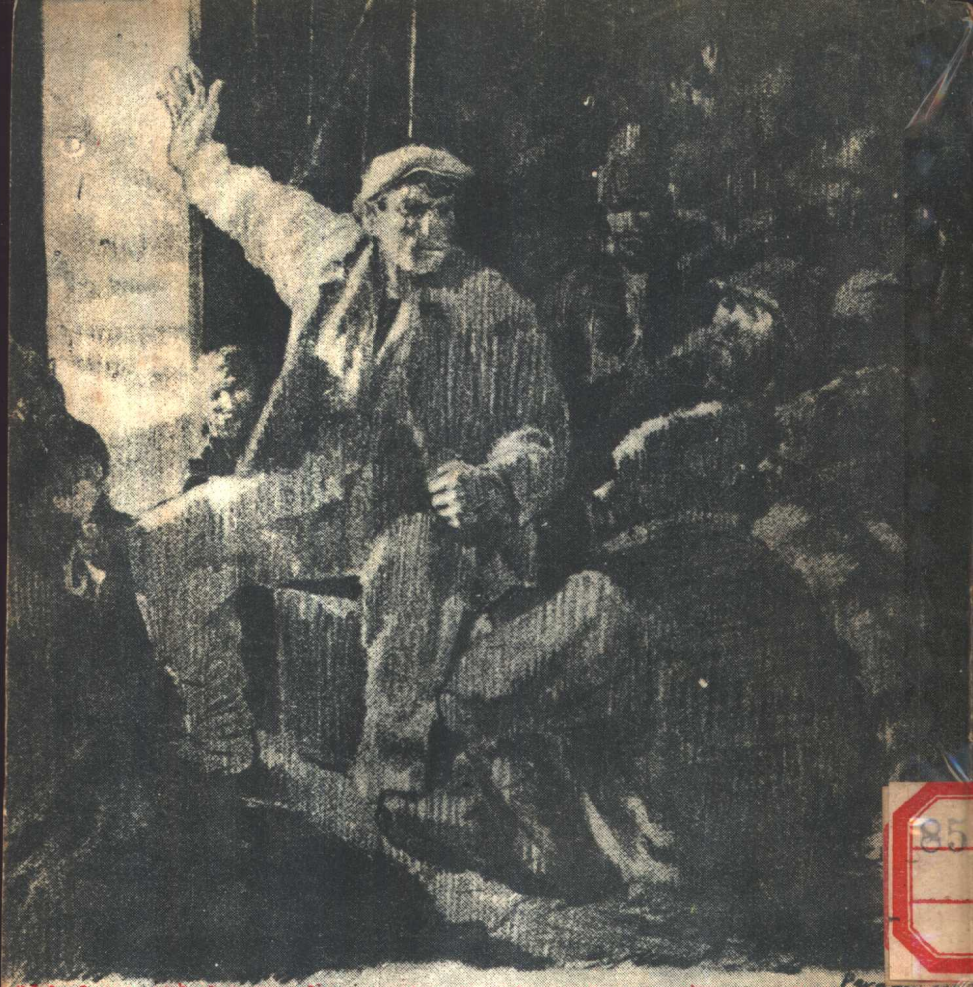




羅馬尼亞的春天

奧·米海爾著 徐克剛譯

羅馬尼亞的春天

奧·米海爾 著
徐克剛 譯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

AUREL MIHALE
ON THE THRESHOLD OF SPRING
"RUMANIAN REVIEW"

No. 9. 1951

總 212 中 39 32 開 80 頁 98,000 字

羅馬尼亞的春天

奧·米海爾著 徐克剛譯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

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1—18,070

定價四千八百元

序

奧列爾·米海爾的這部小說所描寫的，是羅馬尼亞人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爲了爭取民主、爲了反對帝國主義者企圖在羅馬尼亞煽起內戰的陰謀而進行的鬥爭情況。羅馬尼亞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被蘇聯解放了以後，反動勢力和剝削階級知道他們的掠奪就要結束，就重新集合在霍亨佐倫王朝最後一代——羅馬尼亞國王（註一）的周圍，在美英托辣斯的支持下，力圖阻止羅馬尼亞的民主化，破壞它的恢復工作，並企圖在蘇軍與羅馬尼亞軍隊並肩作戰、正給予希特勒匪幫以致命打擊的時候，削弱後方的力量。

鬥爭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達到高潮，當時那些反動的『歷史上的政黨』（註二）的首腦們，順從特地用飛機從紐約接來的『羅馬尼亞鋼鐵大王』馬克斯·奧舒尼特、布加勒斯特美國代表團的布爾頓·貝里和墨爾博恩的意見，並和密契爾·豐·霍亨佐倫密切勾結着，力圖依靠拉狄斯古將軍（註三）的反動政府，發動內戰。在這同時，由於奧舒尼特、馬拉克薩、布瓊、波普（註四）等人所組織的破壞行動的結果，工業生產減縮了，羅馬尼亞正面臨着經濟崩潰的危險。

但是人民掀起了強有力的、不可抗拒的鬥爭浪潮，反對那些罪惡的陰謀。在羅馬

尼亞共產黨的號召之下，人民大眾採取了攻勢，粉碎了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工人和農民羣衆在共產黨員們的領導下，向藏匿着法西斯分子的警察總署和市政府猛攻，把那些人民的敵人趕了出去。許多工人在布加勒斯特、布拉斯夫、康斯坦察等城市的街頭被槍殺，但是廣大的人民羣衆行動起來了。勞動農民，在共產黨員的領導下，不顧拉狄斯古政府破壞土地改革的一切努力，開始平分了地主的田產。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布加勒斯特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參加的人數超過五十萬。這正是羅馬尼亞反動頭子們，依照墨爾博恩和在東方組織政變的專家英國格林將軍的計劃，實行大屠殺和發動武力政變所選定的時機。像預先約定了似的，架在警察總署、電話公司和內政部窗口上的機關槍，向大街上的羣衆開火了。幾天前，拉狄斯古就曾向要求禁止反動報紙作法西斯煽動的工人代表團叫囂說：『我要派軍隊到街上來。我要把你們全都槍斃，……我要在這兒像他們在希臘那樣幹！』但是人民羣衆雖然在冰雹似的槍彈下，却依然勇敢頑強，堅持不屈。在那兒，在宮殿廣場上，在工人黨中央總書記格·喬治烏——德治（註五）的面前，他們發誓要繼續鬥爭，爭取真正民主政府的實現。

反動派的陰謀在勞動人民的有力的打擊下失敗了。三月六日，人民終於組成了新政府，在新政府裏，民主勢力佔據了統治的地位。這勝利給羅馬尼亞人民打開了通向人民民主的勝利的大道，他們正沿着這條大道向着社會主義邁進。

這部小說所描寫的，就正是羅馬尼亞人民的這一重大的鬥爭時期。

(譯自『羅馬尼亞評論』一九五一年第九期)

註一：霍享佐倫王朝是從一八八六年起統治羅馬尼亞人民的王室。最後一代羅馬尼亞國王密契爾，在人民大眾的壓力下，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退位。

註二：『歷史上的政黨』指以勃拉基亞奴爲首的『民族自由黨』和以曼紐爲首的『國家農民黨』。前者代表大壟斷資本家、金融資本家及大地主的利益，並和外國資本家密切勾結。後者雖自稱農民黨，却代表資本家、地主及富農的利益。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八年這二十年中間，羅馬尼亞的政權，幾乎由這兩個政黨交替掌握。一九四四年八月羅馬尼亞解放後，該兩政黨仍然企圖恢復地主、資本家的統治。

註三：拉狄斯古(Rădescu)，羅馬尼亞的反動將領。曾任一九四四年八月蘇軍解放羅馬尼亞後的第三次內閣總理，與美英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執行反動政策，破壞民主改革。一九四五年二月羅馬尼亞人民爲了反對反動政府的賣國政策舉行遊行示威時，曾命令警察開槍掃射，屠殺人民。

註四：馬克斯·奧舒尼特(Max Auschnitt)、馬拉克薩(Malaxa)、布瓊(Bujoiu)、波普(Popp)，都是羅馬尼亞的反動大資本家。

註五：格·喬治烏·德治，現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

一夜之間，暴風雪更加猛烈了。它從巴拉幹平原吹過來，以新的狂暴的力量襲擊着布加勒斯特這一邊的那些稀疏落落的住宅。細細的雪花浪潮似的翻滾着，形成了一條條雪柱，像旋風般的湧來；它們塗白了晚上的地平綫，好像一道煙霧和冰屑做成的厚牆，隔斷了人們的視綫。空中到處是片片狂舞的雪花，從那些平禿的雪堆頂上飄帶似的刷來，或在那無邊的平原掃過。電綫的尖銳的歌唱，從遠處路口掃過來的風，和暴風雪的不斷的咆哮——這一切聲音響徹在城市和巴拉幹中間的這塊荒地上。

在泰坦車站，兩端指向平原心臟的弧形側軌綫上，停着五節裝牲口的貨車，在北風的衝擊下，車身搖擺着。車裏住的是國家鐵路局的勞動支隊。風把雪廳到車廂底下，把它吹成一堆一堆，從車輪下面一直堆齊底板和小小車廂的薄木板上。從那些本來該是窗戶的鐵柵上，從那些在滑道上搖擺着的又大又重的鐵門的縫裏，飄進已經顯得沒有力氣的極細的雪花來，好像飄入了一道隱蔽的峽谷深處。在第一節車廂後面，一個哨兵在不斷的踩着腳，來回走動着，使自己不致凍僵。一盞小燈隱藏在緩衝器中間，閃耀着彷彿是從另一世界射來的朦朧的微光。

貨車裏，是一片寂靜，寒冷和黑暗。底板上，在一層因久睡而壓碎了的薄薄的稻草上，一排一排的躺着五十來個人。他們只能躺在這碎草上；一條毯毯橫蓋在七八個人的身上，胸部、頭和腳都露到外面。外邊，雪堆已經積得跟車門和釘着鐵柵的窗子一樣高了。當外面的暴風雪越來越猛，廳得車子搖搖晃晃好像要掀翻了的時候，吹進來的風也越來越冷、越更刺骨了。

那些人，大部分都已過了兵役年齡，在幾個月或者幾年前被徵到這鐵路勞動隊裏來，他們靜靜的跟睡眠和寒冷戰鬥着，等候着天亮。他們側身躺着，大家擠得緊緊的，希望這樣可以暖和一點。但是他們穿着的破衣服，那些可憐的草，和那些飄滿雪花的地毯，使他們不能獲得渴望了這麼多夜的好睡。他們都凍得半僵，牙齒格格打抖，緊握着拳頭，呼吸不均而且急促。偶爾可以聽到長長的嘆息，人們咒罵着、哼着、磨着牙齒。有一兩個人，肚子和大腿上癢得再按捺不住了，就使勁的搔着，把別人從可祝福的朦朧中弄醒了。另外有些人則把一隻手縮在給跳蚤咬得疙里疙瘩的膈肢窩裏睡着。

天快亮的時候，瓦西里·巴拉薩放棄了想睡覺的無望的掙扎。他在那些周圍擠得緊緊的身體中間使勁翻過身，仰天躺着，等候着。他用一隻手，從背下抽出一把稻草，墊到脖子底下，把頭墊得高一點。他把他那頂很髒的毛皮帽子拉下了一些，遮住了耳朵和前額，把兩隻手掌放到嘴巴上呵氣取暖。在黑暗的車廂裏，他除了那些小窗

的白色窗格以外，什麼也看不到了。他聽得到外面暴風雪的咆哮聲，那些飄進車廂裏來的小雪片，像一陣寒霧似的，融化在他的臉上。

巴拉薩是伐托亞比爾地方的一個貧農，伐托亞比爾離這兒不遠，搭奧爾退尼達綫的火車去，只有一個鐘頭的路程。他已經過了四十五歲，在被徵去當兵的時候，被列爲『不合格』的一類，這樣就被送到鐵路勞動隊來了。在家裏，他只有一軛（註）地，而且這還是他老婆的嫁粧。多年來，他跟他的孩子們都在斯坦庫太太的田莊上做散工。大兒子被地主和資本家們趕上了那次骯髒的戰爭，在頓河送了命。他的寡兒媳，帶着兩個孩子，最近也住到他家裏來了。小兒子杜密特路正在匈牙利前綫跟納粹作戰。自從被徵入隊以來，巴拉薩已有十個月不曾回家了。他想着，自己的一切現在該整個的完了，他們從前所過的那種奴隸生活，原也不比一隻狗的生活好些，可現在留在家裏的人們，該過得更苦了。

他閉起眼睛，嘆了口氣。曾有一個時候，因爲他實在困乏不堪，他曾經幾乎害怕想到這些。他懷疑着，現在戰爭形勢既已對德國人不利，他所一直期望着的好日子是不是就會降臨，有時候，他甚至覺得，自己或許會在一天早晨，跟許多別的凍死的人一樣，會從貨車裏給拉出去，但這樣的事情，他也看得無所謂。但願兒子能從砲火

註：『一軛地』就是一對牛一天耕的田地。

下逃出性命，平安無恙的活着回來，照顧家庭，這就好了。但是，從昨天早晨起，不知是誰帶來的那個消息，却使他們都興奮激動起來了。那些話使巴拉薩一刻兒都睡不着。如果像所傳說的那樣，他們能得到公道的話，那末，他們的生活就會不同了；否則，就什麼想頭也沒有了。在伐托亞比爾有兩處田產；全村周圍，眼睛所能看得到的那一大片田地，拿來分給所有的窮人，分給那些在前綫的人，那些寡婦，特別是分給那些沒有一點田地的人，已經是綽有餘裕了。呵，要是他現在能够趕回家去……就上幾天……去看看他們大家……或者最好是在春天回去，耕種那一小塊地，讓老伴兒和孫子們不致於餓死……現在他們吃的什麼呢？穿什麼呢？斯坦庫太太現在可越來越兇惡，越貪婪了。回去？但是怎樣回去呢？請一天假，隊長就要一千個列伊（註）……他從哪兒去找這麼多錢呢？要是他有這麼多錢的話，他早在被徵的時候就付了，那末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像所有杜加留的人一樣了。單在最近這幾天裏，就有兩個人從這節貨車上走了——兩個人都請了五天假——他們每人都付了五千個列伊。可是他從哪兒去弄這麼多的錢來呢？

他的思想被暴風衝擊下的車廂的震搖所打斷了。在下面，在底板下面，暴風雪正

註：羅馬尼亞貨幣名。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羅馬尼亞實行幣制改革，規定新列伊與盧布的兌換率爲三列伊八十巴尼換一盧布。照此計算，一列伊約合〇·二六三盧布。

更猛烈的吹着。雪，打着窗子，下得更密了——像是幾乎不能摸觸的白色的灰末。他用短褂的袖口抹抹臉，又翻了個身，把他那凍僵的背抵住了什麼人的肚子。種種思想又襲擊着他……他穿着自己家裏的鞋子和衣服來服役；今年春天他離家的時候，他曾經把他所有的東西都帶了來……他那涼鞋、他的大衣和破爛椅子，他那頂破舊的毛皮帽子，他多年來所有的一切。但是經過春夏秋三季連續的勞動，所有這一切都已破爛不堪了。到冬天他的衣服簡直成了一塊塊的破布，遮不住手肘和膝頭，涼鞋也完了，他只得拿棉花裹着腳踝，用布包住，外加一兩塊橡皮把它包紮起來……他已經瘦得使人都認不得他了……繁重的工作，粗劣的飲食，寒冷和殘忍，還有丟下家庭無人照顧，讓他們過着悲慘生活的那種煩惱——使他的身體大大衰弱了。他看來已像個影子，他的臉蒼白消瘦，滿臉鬍子，已有好幾個月不修臉了；他的眼睛深陷在眼窩裏。人家告訴他們說，衣服和鞋子的代價他們是可以拿回來的；每一個月他們都簽一張收據，可是錢他們却從來也沒到過手……

巴拉薩已經失去了信心 and 希望。但是昨天那些曾經激動了他的心的話，却又使他的靈魂裏充滿了新的力量。那些話使他整夜翻來覆去睡不着覺。

他覺得壓到下面的那隻肩膀發麻，便又翻了一個身，把臉向上躺着。他右邊的那個人咳了幾次，向稻草裏吐了一口痰，於是也翻過身來仰躺着。

那個人咕嚕的說：

『你沒睡着，瓦西里叔叔？』

『沒有，』巴拉薩輕聲回答說。『你胸口還難過嗎，蓋塔？』

『難過，』那一個回答，又搖着身子咳起來。

尼古拉·蓋塔也是從羅曼州來的。他在秋天冒雨工作的時候受了涼，不久就變成了肺病。他比瓦西里年輕些，已經服過一年半兵役，家裏有三個孩子。

蓋塔咳嗽着：『瓦西里叔叔，』他又慢慢開始說，『我睡不着，因為我在想……要是情形確實像昨天那個人所說的那樣，那就好了……你說他是怎麼說的呢，呃？』

巴拉薩沒有馬上回答；他呼出熱氣呵手取暖，隨後把手縮回了毯毯下面。除了風雪吹着車身發出的噤噤嘎嘎的響聲外，周圍都靜了下來。

『說下去，告訴我們！』蓋塔不耐煩的說。

『好吧，他們說，』巴拉薩回答，『我沒有看見他……我只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他們說他在那一頭的那節車廂裏，昨天晚上，天快亮的時候……他是從附近的什麼地方，鐵路綫的那一邊來的；他是馬拉克薩工廠裏的工人……』

『……工廠工人，』蓋塔小聲說，『那末他說什麼呢？』

『他說，明年春天，我們就可以帶着我們的犁頭到地主的田產上去……地主老爺的剝削從此完結了，他說，他們的地就要劃給我們，變成我們自己的……首先分給那些在前綫的戰士，在戰爭裏丟了丈夫的寡婦，那些殘廢的退役軍人，和那些無地少地

的人……』

『嗯，這是說地，不是開玩笑……我們那兒有三處田產，都是很大的，足夠分給全村的人……他們所有的地全要拿來分掉嗎？』

『他就是這樣說的……全都分掉……只在田莊附近留下一小塊……』

他們靜下來了。可以聽得到車廂那一邊稻草的索索聲。巴拉薩左邊那個人也翻過身來仰天躺着，側着耳朵聽。

『那批骯髒傢伙全都要消滅掉，』蓋塔笑起來。

『誰要消滅掉？』

『地主老爺們。』

『那倒很好。』

『他們活該……要是我能够早點離開這兒，去領我的地，該多好啊……我已把什麼都計劃得好好的了……我可以分到六輓地，至少六輓……』

蓋塔費力的講着，不時咳嗽着。巴拉薩伸手的時候，碰到了蓋塔的給汗浸得濕透的胸。他的皮膚在發燒，像是一張太靠近了火跟前給烤得火熱的臉一樣。

『你怎麼啦，蓋塔？』

『是的，我熱得很……比什麼時候都熱……情形就要變好了，瓦西里叔叔，可不是？……六輓地，呃……我還想要半塊牧場。我有這權利，因為我自己一寸地都沒

有，況且，地主老爺們的冤氣我什麼沒受過！在這兒也受够罪啦。」

車子裏的人開始索索的動起來。顯然，睡眠趕不走他們的思想。他們一個一個翻過身，仰天躺着，向黑暗裏瞪看，傾聽着別人說的話，或者他們自己心裏暗暗的盤算。他們忘記了車子裏的寒冷和冰雪，以及外面北風的呼嘯……

『……在那兒，』在遠遠那一頭的一個人說，『有四處田產……那些地主老爺簡直吸乾了我們的血……但是到了秋天，他們沒有一個下種，沒有犁出一條畦……他們什麼東西也不給我們……他們全都讓田地荒着就跑掉了，讓我們挨餓……那些該死的賊……』

『我是從布拉霍瓦那邊柯斯米納爾來的，』巴拉薩左邊的那個人開始說，『我家老是租兩家地主的地種……他們有五千公頃地……我們打了一輩子短工，在地主的田莊裏做奴隸……我們種地要繳租，好重的租呵……地主老爺們要拿去四分之三，我們只得四分之一。』

風咆哮得更厲害了；它像一種裂痛人的神經的拉長的嘯聲，消失在夜空裏。一陣陣的雪猛力敲着那小窗上的鐵柵。冷得透骨的雪像旋風似的，撲在下面那些人的身上。

『我們在這兒簡直跟在外面一樣，』一個臉上飄滿雪花的人哼着說。『在家裏，地主老爺、警察和收稅員把我們逼死，這兒……也是一樣，老天可憐我們。』

『吸血的強盜，』另外一個人像回聲似的說。

『這簡直是狗過的生活……』

『我們滿身都是虱子、疥瘡……我們沒有襯衫，我們都穿着破布，沒有火，十冬臘月還在露天裏。』

在車廂的一角，有一個人站了起來，在口袋裏摸索着，用火星敲出火星，點着了
一支香煙，然後在板壁跟前蹲下，開始講起來，不時抽一口香煙。

『嗯，那個馬拉克薩廠的人說得對……這該是我們拿起鞭子來抽打的時候了……不能老是這樣子過下去呀……我們要起來，左右開弓，直到那批東西全都完蛋。』

他深深的用勁抽了一口香煙。他那長滿絡腮鬚子的臉和他所在的車廂這一角，接着就給照亮了一下。他接下去說：

『我家裏有四個孩子……他們還一個都不能工作……我在木鉢裏給他們留下了一蒲式爾^(註)苞穀麵，因為今年秋天我們的地主老爺沒有到田莊上來收苞穀……他是不願意把我們的一份給我們的……莊稼就挺在田裏，讓雪給掩埋了。天知道我的孩子們在吃些什麼。』

巴拉薩一邊聽着，一邊有些滿足的想，到底，自己家裏還比較好一點；他們究竟

註：量穀類的單位，一蒲式爾約合三十六公升。

還有一頭小母牛。女人們能够給孩子們擠點奶，到了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還可勉強維持，不致於餓死，挨到春天，他們就可以分到田地……

『……我們那邊，』另外一個說，『那些公證人、市長和警察，簡直把我們吃光了。他們讓財主們和那些種甜菜的有錢人家自由自在；在他們該入伍的時候，也免除他們的兵役，給他們安排好，不讓他們上前綫……他們把公共牧場拿來自己瓜分了——地主管家和那些自己很有一些地的人也分了些……把所有的徵派都套到我們的頭上來了。』

『我也談談我們那兒的情形……』一個聲音插進來說。『我們到俄羅斯去之後，地主就把那裏的拖拉機和家畜都偷走了……送回家去——是多好的乳牛啊……現在他把牠們藏了起來，却拿我們的母牛送出去……』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一聲汽笛穿過外面的風暴，傳到了他們的車子裏。幾秒鐘後，周圍所有工廠的同樣的汽笛聲都像遇險信號似的，一齊響了起來。

『五點鐘了，』巴拉薩說。

人們都靜下來，聽着這早晨的汽笛。

『那是馬拉克薩廠的，』蓋塔說。

其餘的人也都豎起了耳朵，傾聽着那最近的汽笛聲。偶爾，那聲音低弱了，越來越低，終於消失在暴風雪裏，可是接着又以更強更清晰的聲音響了起來。

『……他們說，今天他還會來的，』在門右邊的一個人說。

『誰會來？』巴拉薩問。

『就是昨天來過的那個人……馬拉克薩廠的那個工人。』

『阿哈。』

談話被滑道上車門滑動的聲響打斷了。現在，北風的呼嘯更猛烈了，雪瘋狂地颳了進來。警衛出現在車子的台階上，笨手笨腳的爬進來，又嘩啦一聲拉上了門。他頓了頓腳，用兩隻僵凍的手擰去了兩肩和胸部的雪，於是把槍托支到地板上。

『你們幹嗎不睡？』他問。

黑暗中，許多雙眼睛用詭秘而不信任的眼光懷疑的看着他。

『因為』，在角落上抽煙的那個人回答說，『虱子和疥瘡都活動起來……同時，我們還害怕我們會凍死在這兒。』

『嗯，怎麼樣？』巴拉薩問。

警衛沉默了；可以感覺到，這中間正有着一種緊張的肅靜。然後他向車中間走了一步，輕聲說：

『昨天到這兒來過的那個人還要來……我該怎麼辦，要我把他帶到你們這兒來嗎？』

『當然！』蓋塔叫道，用一隻手肘撐起了身子。『把他帶到我們這兒來，兄弟。』